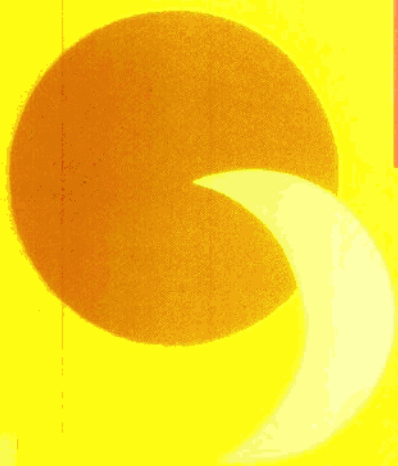


中华历史名人

秋瑾

● 郭长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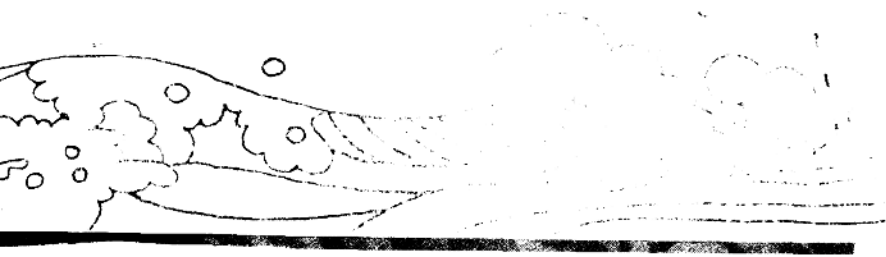


新蕾出版社

中 华 历 史 名 人

秋瑾

新 蕾 出 版 社



〔津〕新登字(90)004号

责任编辑 张殿英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

秋 瑾

郭长海

*

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960毫米 1/32 印张 4.25 插页 3 字数 60,000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07-1096-6/K·34

定 价:3.00元

金四

湖女俠



编者的话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其勤劳、勇敢闻名于世，他们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堪称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瑰宝。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一大批在世界上也是赫赫有名的杰出人物，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内，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永远值得我们每个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

在祖国蒸蒸日上的当今盛世，为了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民族的光荣传统，激发年轻一代的爱国热忱，增强其自强不息之民族精神，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中华历史名人》丛书。这套丛书共收录中国历史上著名人物 100 名，以时间为序，每个人物单独成册，每册五六万字，以传记的形式介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

绍其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使广大青少年能够从中汲取营养,塑造与形成中国当代的民族精神,去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

为这套大型历史名人传记丛书撰稿的作者,多数是对所写历史名人潜心研究、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撰稿原则,力求以史实的准确性为第一要素,叙事写人,不演绎,不杜撰,不编造,对人物的评价客观、公允、准确,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文字尽可能的生动活泼,以增强可读性。本套丛书,无论从选取材料上,还是写法上,都力求有所突破,希望它能成为青少年朋友喜爱的读物。

这套传记丛书,共 100 册。在较短的时间内,一次同时推出,是出于我们的一种紧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它们将以宏伟的规模、完整的队列,引起读者的注意,满足社会的需要。但由于时间仓促,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编委会

1992 年 10 月

郭长海

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铸造华夏辉煌未来

特约审稿人：

尚明轩 刘泽华

黄宣民 罗宗强

冯尔康 裴效维

罗宏曾 王 真

顾问 萧 克

主编 顾传菩 李福田

策划 门腾樑 宋子衡

编委会(以姓氏笔划为序)

文秉勋 李知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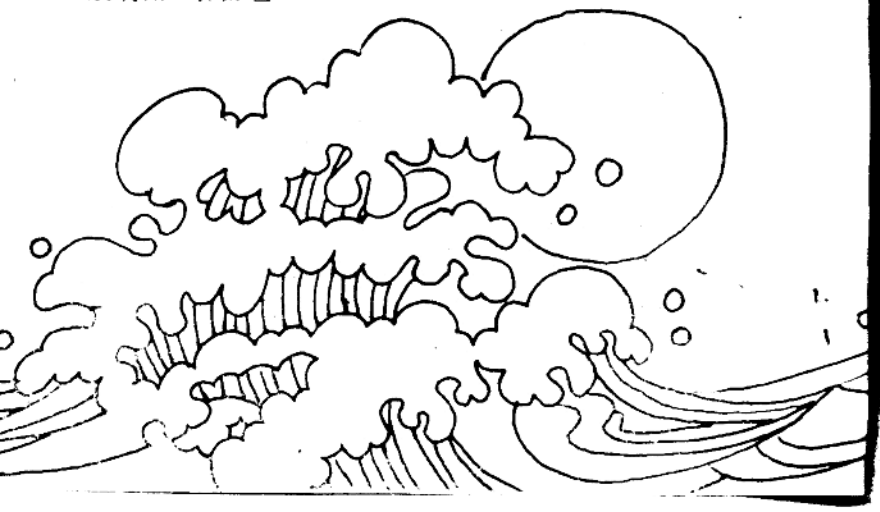
李树人 李福田

吴恩扬 张殿英

国荣洲 郑秀桂

顾传菩 耿志远

殷瑞渊 郭占魁



目 录

童年、少年时代	3
山明水秀的绍兴·在闽南的日子里·缠足·“我也要读书”	
封建大家庭的桎梏	11
“不榜进士”·“有朋友来，不亦乐乎！”·不幸的袭来·大家庭真是桎梏	
生活中出现了曙光	21
忧心国事·诗酒陶然亭	
飞向新天地	31
黄海啊，黄海！·“欢迎她！”·如饥似渴地学习·为妇女说话	
踏上革命之途	40
始入三合会·继入光复会·又入同盟会·义不受辱	
隐蔽的活动	56
任教浔溪女学·会见孙中山·隆隆的爆炸声·《中国女报》问世	
迎接革命的高潮	69
“我们也要干起来！”·湖南的火种·以浙事自任	
大通学堂——浙江革命的摇篮	76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

扎根绍兴·爱国讲演·出任校董·兵式体操

掀天动地的伟业 88

向军界发展·安庆密约·整顿光复会·大通体育会

风云突变 99

静观待变·胡道南餐夜告密·兵围大通

生命的火花 111

怒斥贵福·与敌人周旋·铁打的筋骨·心向未来

尾声 128



秋瑾(1875—1907),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家,杰出的妇女运动家,著名诗人,辛亥革命烈士。

秋瑾,原名闺瑾,字璿卿,后改字竞雄,号鉴湖女侠。出生在绍兴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高祖、曾祖、祖父三代都做过中层官吏。父亲是位举人,曾在福建、台湾、湖南各地为官。秋瑾幼年随家庭居于各处。1896年,由父母之命嫁给湖南富户子弟王廷钧为妻。婚后生活的不美满和大家庭的桎梏,使性格奔放、热情的秋瑾产生了极大的反感。1902年,秋瑾的丈夫捐官进京,秋瑾同至北京,使她有机会接触了一些新书新报,并受时局的影响,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变化。1904年东渡日本。在留学期间,她努力学习,并置身于妇女解放运动,参加了实行共爱会和演说练习会等实践活动。不久,接触了革命党人,先后加入了洪门天地会、光复

会、同盟会，并在同盟会中担任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1905年冬，为反对日本政府公布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罢学归国。至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以安顿留学生，并作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机关。1906年3月，她到浔溪女学任教。5月，又赴上海从事实际革命活动，先在虹口祥庆里设立秘密活动机关，以蠡城学社为掩护，暗中试制炸弹，不幸因爆炸受伤。8月又在厚德里创办《中国女报》。10月长江一带革命形势紧张，秋瑾欲发动会党响应，不久，失败，乃返绍兴，专事浙江方面的起义准备。1907年初，被推为大通学堂校董，组织学生军以训练起义骨干。其间曾三次南下浙东、浙南，视察会党准备情况。5月，将会党组成光复军，分为八军，并拟定了军规、军制等。7月初，徐锡麟在安庆发动起义失败，牵连到绍兴大通学堂。7月13日清兵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三日后，英勇就义于古轩亭口。

秋瑾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人生最光辉的诗篇，她的英雄事迹将千秋万代永远流传。

童年、少年时代

一个人童年时期的一些事情，有时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甚至在她（他）一生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常常会在一些英雄人物的身上看到。

还是让我们从秋瑾的成长谈起吧。

山明水秀的绍兴

绍兴真是山明水秀的好地方。在水偏门外，碧波荡漾的鉴湖，港汊纵横，河网密布。鱼虾满塘，莲藕成池，舟楫往来，十分便利。城内的龙山、戴山、塔山，葱茏蓊郁，绿树参天。市内河流穿通，咸欢河、投醪河等，出街入巷。船只往来，可直泊门下。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上，无数先贤圣哲

在这里诞生、奋斗。大禹治水，计功会稽；勾践卧薪尝胆，终于灭吴；王羲之、陆游在这里留下了书画诗文；刘宗周、王思任在这里与清兵搏斗、抗争。“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深深印入人们的脑海中。近代的绍兴更是名人迭出。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等，都是民国精英、革命伟人。尤其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也生于斯、长于斯，早年还工作于斯。

绍兴的水土，是英雄们诞生的母体；绍兴的田园，是英雄们成长的摇篮；绍兴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哺育英雄成长的乳汁。

光绪元年(1875年)农历十月十一日，绍兴的一个官宦人家，又添了一个女孩。她的呱呱坠地，和普通孩子一样，并无奇特之处。可是后来，她却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为越东女儿争光，为中华女儿争光。她便是秋瑾。

在闽南的日子里

秋瑾的童年是在闽南度过的。

她虽然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可是家里并不富裕。祖父远在福建做官。父亲在家里读书，在秋瑾出生的前两年乡试中举，前一年赴京参加过一

回会试，可惜未中，第二年庆祝光绪皇帝登极，又是一场恩科，难得的好机会。他整日里不分白天黑夜地用功、做举业，难得到后堂看上女儿一眼。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萧山的官宦之家，是萧山有名的大户。高宅大院，气派得很。单氏平时陪丈夫读读书，写写文章。不想这一场恩科下来，父亲仍是名落孙山，毫无功名之望。秋瑾的父亲懊丧不已，单氏夫人也不好说什么。三年之后，又一次会试，仍然是两手空空，失望而归。懊丧之外，又多了一层泄气的想法。十多年的苦读，怕是没有出头之日了。夫妻二人仔细一商量，既然这一条路走不通，干脆到福建去，依靠堂上老人家，再作打算。当时做官有三条路：第一便是科举。通过考试上去，飞黄腾达。这便是所谓正途，最荣耀不过的。第二条路是捐官。用大把的银子填进去，也可以弄到个一官半职的。花的钱越多，弄的官越大。当时秋家虽然是官眷，可说起来却很寒伦。除了吃饭的还有，其余的便无。当然也不能走捐官这条路。那么，路便只有一条，这便是当师爷。虽然不算光彩，可也决不算丢人。不光是有了进项，生活有了保证，而且还可以等着大挑的机会。大挑再也轮不上呢，最后还可以靠幕主的保荐，弄个一官半职。主意打定，秋瑾的父亲便带着家眷，奔向了福建。这一年

秋瑾只有三岁，正在呀呀学语之中。

秋家离开绍兴城，到了闽南的一个小县。秋瑾的祖父正在那里做知县。不久，祖父迁官到厦门，全家也随之到了厦门。

秋瑾的幼年是在变动中度过的，过不了几年，就要搬一次家。厦门啦，南平啦……她都去过，可是差不多都记不得了。只有在厦门的一些事她还有些印象。

那时，祖父在厦门海防厅任事。有一阵子，堂前总是传来洋人的声音，叽哩咕噜的，虽然听不懂，但是知道那是生气了，是骂人的声音。祖父退堂回来，有时是怒气，“咆哮公堂，跳嚷叫喊，成何体统！”有时又是叹气，“唉！大清的天下，怎么到了这种地步！”秋瑾知道，这是洋人又来无理取闹了。洋人，洋人，洋人凭什么到中国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盖教堂，占良田，老百姓靠什么吃饭，靠什么养活一家老小！更可恨的是那些“二鬼子”，本来是一些地痞流氓，不事生产，游荡无为，吃了洋教，便天朝法律也管不着了？就可以凌辱乡亲、横行乡里了？这种世道，太不公平了！

秋瑾看到洋人就有气，听到洋人的吵闹也有气。“他们凭什么欺负人！”秋瑾想不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土地，他们凭什么霸占？”

“恨透了这些洋人！”秋瑾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愤怒的种子。

缠 足

秋瑾的童年，和中国妇女的童年一样，有一段辛酸的伤心事，这就是缠足。

秋瑾四、五岁的时候，家里就张罗着给她缠足了。“缠足？足怎么啦？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缠住呢？”秋瑾不明白。

“女孩儿家啦，一定要缠足的。”母亲说。

“哥哥为什么不缠足？”

“哥哥是男人啦！”

“男人？男人怎么了？男女怎么不一样呢？”

秋瑾不懂的事太多了。这些事是不问她懂不懂的。终于有一天，母亲拿着布带子进屋来，平静地说：“把鞋子脱掉！把脚伸过来！”

“妈妈呀！”秋瑾一边喊着疼，一边喊妈妈。

妈妈一声不吭，使劲地缠着。秋瑾使劲地叫着，叫着，直到最后，只剩下了呻吟。

“妈妈，太狠心了！”秋瑾哭着说。

“不是妈妈狠心，女孩儿家，要嫁人的。大足片子，哪个人家要？”

“我不嫁人！我也不缠足！”

“傻话！世道都这样，女孩儿家都要缠足的！”

“世道？世道为什么这么不讲理？世道为什么专门坑害女孩儿家？”秋瑾不明白，这算什么世道！

几个月过去了，秋瑾能起来了。慢慢地，能扶着墙走路了。可是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秋瑾太恨这世道了！恨得牙痒痒的。她自记事以来，这洋人是第一可恨的。这缠足呢，也同洋人一样可恨！

她再也不能蹦了，再也不能跳了，再也不能自由地走来走去了。“可恨这世道！”在她心里又种了一颗愤怒的种子！

“我也要读书”

秋瑾六七岁的时候，哥哥入学了。秋瑾羡慕地望着那书包和里边的书。

“妈妈，我为什么不能去读书呀！”

“嘻嘻！哪有女孩子读书的呀！哥哥是要中举人，点翰林的。”母亲满怀期望地说。

“我为什么不能中举？”

“这世道，哪有女人中举、当官的啦！”

每当哥哥背书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听着，哥哥喃喃地读着，她也喃喃地读着。哥哥会了，她也会